



天喜寺什物  
光堂置焉  
圓峯自勤首座讓本

風俗通義卷五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野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下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邑胥重鬮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息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去而裸形寧戚商歌以干祿顏闔

風俗通

卷五

踰牆而遁，深高柴趣門以避難，乃路求入而陰零端木結駟以歸。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外曰：十友。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方接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閭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濶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亦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表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和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平守  
好  
心亦云  
而矣

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托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入數恐灼持之。有度浚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年密共穿窬，奪取衣衾，寤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穀饗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歎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材，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辨於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

行孝亦有經權安可執

四方影附父家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禮不言事變秋而乞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因糊口非孝道也因將入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王成家立祀三祭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楸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不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大夫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灼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也姓尚宜定况於父子敬意之至猶以東



命放獸而孟氏旋述其位，慶才不為弟乎？孟軻譏無不隱之心，傳言於厚者薄，則無可不滿夫。

豫章太守汝南封析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洛嘉休，輓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訓下，欲沐惠，氓隸公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以諸君名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一女，足統喪紀，正相進隨，蓬壺墳植，何若暱德，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沒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即君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

叔度邳伯嚮，咸孔叔留，既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其官與析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軫衰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衆雖見察，授封未發，未離其諒，不與實于王爵，諸城姓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益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巽然要動，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頌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廬江周仲嚮，每喪，上堂家人宴飲，

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以衣示皆出自中子弟中

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似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  
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寵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飲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至親疏一也亦奚稱其  
讐不為詭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  
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開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  
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  
是務也此一槩夫不擇而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憲乎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  
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  
於二朝乎因出門各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  
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遵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  
更紀紹文書而王君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  
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端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  
於此伊心明審自亦多福近世無之矣司徒掾弘農董君上

名典君事不得自勤暫以家急與太子季崇請乞相見願領  
 曹與俱珙錄訖乃謝遣時公表陳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  
 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畏也詩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以南陽劉祖之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辟丞君卓為戶曹吏太  
 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當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  
 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  
 訓意在五品未為大過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筆有敬而已無  
 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敢敢充人

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盡俱

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  
 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  
 秋左氏傳平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駒知禮今國家大  
 駕大僕親御他由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筆而辭讓之乎  
 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  
 在副貳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  
 兒君臣父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也豈可然公子遂偃蹇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亦度可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

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東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為建德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散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雖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披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肱替賢不相去遠矣豈子同日而論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恩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遺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終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斫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此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不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歷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均有以報稱大抱重疾氣

詞氣和婉聽而為高人

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奮怒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  
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固也刺史不役臣也上  
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自不聰明見椽屬大  
怒曰顛而不死何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  
曰昔聖帝明主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  
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立也舉為劄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  
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不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

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  
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  
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  
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  
此言熒惑火精也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  
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  
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  
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  
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謏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主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宜行古  
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  
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還未萌以此無疆謹  
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表嘉其忠謀俛曰數病手能細書詔  
案大臣苟肆私詡坐上謝俛蒙慰勞

禮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傳  
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俛位極入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  
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愷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  
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維

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久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  
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温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  
問而已無所褒貶自枝葉莫方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  
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成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  
京師書公卿舉故太巨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  
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所謂小人有冷澁比如寒蟻無能伴來此罪人也清身就

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容  
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  
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  
譏論夫何為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  
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  
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寡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漢安府縣  
千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覺坐謝負而多  
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卷五終

風俗通義卷六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敬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祀祖考詩云鐘鼓鏜鏜磬管  
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  
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  
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魯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也武

言以功定天下也。漢言救民。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太二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此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說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教。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教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教於是乎生。八音於

是乎出。教者官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箛。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臯。教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教本音末也。

教音之理雖不盡詳。而大義已了矣。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歐陽子曰。商傷也。亦各有理。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月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坐角也五行初木  
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官

謹按劉歆鐘律書官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教  
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五行為火五常  
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散各有  
感感各  
有應投  
音之通  
激天賦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  
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教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  
商教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教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教  
使人謝隱而博愛聞其羽教使人善養而好施宮教亂者則其  
君驕商教錯者則其臣壞角教謬者則其民怨徵教洪者則其  
事難羽教差者則其物亂春官秋律百卉必凋秋官春律萬物  
必榮夏官冬律雨電必降冬官夏律雷必發教夫音樂至重所  
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之述作之謂也

塤 一作塤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謫民如塤如瓦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篪小者謂之和也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

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申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國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只引經書一證便了絕不藤蔓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管籥管備舉禮樂記管淡竹長一尺六孔止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而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取夫以玉作音故神人

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必幾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十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乎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知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欲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二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鼈也板題中能作韻趣而以為妙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

結令而韻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今之音也詩鼓鐘于宮鼓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此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水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雅上

用祝止音為節書曰合止祝故笙鏞以間鼓所以五者繫五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故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虛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鼓音和太鼓不謹人而流漫小鼓不湮滅

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入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中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故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刑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如有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留遭害困厄窮迫雖然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失其操也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

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又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琴中之趣深得之矣

空矣 又次矣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石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矣以姓冠字耳或說空矣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矣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

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沒為羽毅慷慨而索頭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公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伎瘠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夫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父畏約毋窮也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擊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叙事出入子長而情景更勝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在丘之道缶者九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滎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主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主會飲令趙主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主善為秦鼓請奏缶以相樂秦主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主不懼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主擊缶也

笛 遂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巴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樞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鼓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箏

雁作通

卷六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何不引睿主好琴事實之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故簫詩云以簫不僭簫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教也

箎與竹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

氏吹箎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簫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荻箬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風俗通義卷七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  
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  
其體故殺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  
於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覃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居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古後喜曰窮

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粒菽藜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  
 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則逐於衛拔樹於  
 求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  
 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  
 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為故  
 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太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待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  
 之法復相定公魯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  
 過來歸鄆韞龜陰之田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瀾於事情  
 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  
 去齊丑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于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  
 滯也軻曰夫丑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  
 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  
 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  
 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  
 篇以為聖主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揚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且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也吾為此懼閑  
 先王之道距揚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孫况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子  
 覽之屬其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  
 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  
 孫卿三益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遭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



兼申有  
好士之  
名而於  
孫卿或  
去或來  
如此則  
好士豈  
易言哉

今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大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  
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  
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  
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管乎平  
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  
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  
淡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襄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

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  
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  
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  
以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入取其頭不然吾不臣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友者或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  
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遣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  
平原君家王使入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不出王之暴

卷之四  
蘇為雖  
我此平  
原度卿  
必不出  
齊為已  
私交而  
國是全  
置不問  
戰國之  
人情如  
此安望  
治哉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也見趙相虞卿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  
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  
肯見曰虞卿何知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  
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知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辛恥其頭與秦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因而不得意乃著  
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澶曰君志  
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  
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  
以市論朝而逐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  
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嘗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不意遂絕去鉤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餒之竟漂數  
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乎孫耳豈

凡不道

卷之四

望報乎淮陰，少年有梅信者，曰：君雖狡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成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下，市人皆笑。以為信怯，次作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厚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然，則澗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以安國曰：甲不聽官

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由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遇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殺暴於夷貊，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還常山相去官冀妻元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王都者榻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為厚上補茂事申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鄭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

不相見規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只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休尋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豈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避匿不自負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臥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體躬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家怖友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疆健入舍後宰家酣宴乃刈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

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  
柩宮舍章百餘日得聽行服未闋而怙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口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  
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賊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  
同歲也末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犇狂堅其鏢挺  
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全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館異曰明府所在涿緝今以公徵往便  
原除不宜浚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

沛相斌去官乃臨中丘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  
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木匠  
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  
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  
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  
候股肱爭之耳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今徐乃下車即坐  
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浚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欲心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心擊子所慢孔子口假我數  
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臧疾  
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唯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女生論語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  
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訖伐木有鳥  
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避秦友猶父子及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原其  
終始以交為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

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節當汲黯亦旋復然翟然疾之  
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  
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跡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  
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禮宣尼暨陳皆降而復朱兼濟  
天下唯虞卿逼於盟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凌昆首子夏  
心戰則癘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為融懿也

風俗通義卷八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禘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  
典禮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  
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招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  
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  
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

漢 汝南應 劭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責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  
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  
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窟夷泯宰翬闕七蓋物盛則衰自  
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以廢為反本墩詞妙甚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上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知有上郊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今既耕而上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

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  
以給宗廟樂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考較精詳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  
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  
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為后  
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報功二字足以盡之必求其神以實之則鑿矣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備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粟故立以  
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社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有  
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子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  
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  
日庚牛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

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月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稷正神也與其餘不同

靈星

祀必以  
語在禮  
人已詳  
之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  
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  
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  
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

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

訛以傳訛從來如此主簿之答盡之矣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

尊于瓶

周禮說韻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善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

執金吾封原庶侯興衛尉鮑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月祀竈以黃羊

竈五祀之一亦正祀也引入老婦黃羊等語便覺 經矣

風伯

楚辭說及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柁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與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戊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風俗通雨師二解典而有據舍此未免荒唐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讓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大山不崇朝而遍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土之神為雨師故以巳丑月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釋師字義精

桃梗 葦艾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相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一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艾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牆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埴以為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濇水至

則子幾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幾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樵木也削子以為入隆雨下瀦水至洪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辟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楚公患之外孫穆叔曰板殯而樵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樵刻先板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菰冰深山窮谷其菰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莖傳曰葦葦有藪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葦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名

其類有如葦葦交者太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此俗舉也然屢見於書史可見從來未能免俗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雞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登平託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臘日臘成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者門雌者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日雞祀日以其朝齋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辨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繇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雞小牲也小祀用之自便或亦無許多深義耳。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穰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穰犬者金畜穰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繇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然則然天恐正人君子不為也。

臘

謹按韓子書以居谷汲者腰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民俗注無因而成不下強解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戊故曰臘也

解釋名義抄在近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楔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推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瘞生歿之時故於水上豐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析

分社也

蘭亭脩禊即其遺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芄芄芄拔擷薪之想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  
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  
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  
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卷八終

風俗通義卷九

漢 汝南應 劭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太夫五祀士閉戶庶  
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  
遇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  
之節平苟營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錄是觀之則淫躁而  
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植轉

為福矣傳曰棟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見著者曰怪神也

正論足以破惑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轆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且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一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至宣家閱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問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絲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理在天地間原無可疑只是粗人不察故惶惶耳一到細心明智人眼中便了了矣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不夢與二日闕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闕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闕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闕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以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君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君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更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入之功占夢者不敵入之能

言期信何心出之於已晏子又開一進官法矣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太后笑曰願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者子安知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

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  
 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  
 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  
 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十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  
 借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自轉相狂曬言有神明其譴問祖  
 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哀勞  
 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  
 予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  
 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

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  
 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晉宜常血食於是  
 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  
 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  
 命吉凶繇人哀哉黔黎漸深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  
 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於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  
 紀王者見截藪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玉弱冠內侍帷  
 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  
 毅其歆禮祀禮亦宜之於焉秉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

三邊分擊師老罷弊朝廷旰食百姓噤然禮與在有年饑則損  
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  
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儆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  
中覺

處置鼯得中道然民情不盛即哀安知其後之不如前也

九江透道有唐居山名有神眾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  
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眾巫與  
神合葬知其首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平家男女以備

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與河伯嫁女同意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  
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  
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  
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  
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謂  
也律不得殺少齒令鬼津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

何能祖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凶門之祀督課部  
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  
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長言倫初之愈急  
後遂斷無復有禍崇矣

愚民無知易入鬼趣非平大君子力持風化未有能挽回者  
也

鮑君神

謹按汝南銅陽有於田得麈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  
澤中行望見此麈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

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麈反見鮑魚澤中非入道路怪其如是大  
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  
惟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  
厯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  
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取  
奇而趣讀之噴飯

鮑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  
中有土因種以餘漿洗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

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豚目痛小疾亦  
行自愈衆大快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首  
酒山滄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  
所種耳因就斲也

天下鄉邑小祠大都類此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  
市買數片餅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暝遺一片餅去忽不自  
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看是餅客聊調之石人能語

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  
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輶  
鑿惟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生亦自  
未復其故矣

昌黎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曲盡此情

世間多有此人鬼持其家語聲氣所訖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後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  
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量不措  
挂帶後背上傳子方送我平百錢在北壙中皆亡取之又李幼

天地之  
人何所  
不有

一頭牛文秀在書篋中往來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母也  
 新從許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衰絰到來  
 迎去精舍敷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  
 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恹恹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  
 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  
 精氣消盡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鬼般人用祭器周人兼  
 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絲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為桀紂所  
 殺是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

啖食其於畜生凡菜肝鰾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氣  
 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  
 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於茶牀上顏色服飾聲  
 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  
 飽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  
 後飲醉形壞但得若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畜之為怪又不足怪

據云見  
怪不怪  
其怪自  
壞叔堅  
之謂也

世間多有狗作變恠扑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誠按挂陽太<sub>一</sub>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  
當<sub>一</sub>之叔堅云大馬論君子狗見人行救之何傷叔堅見縣令  
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纏挂著之耳  
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恠恠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車可  
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復數日  
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泚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  
本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  
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禪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懼邪

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  
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  
修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  
孤犧牲瘞蟲幣幣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郵國政罪二也賦  
役重數刑罰慘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  
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及明視之則已集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  
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不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欲有不清  
 處上投汗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卒自行火從篋篋中起衣物  
 燒盡而篋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不聲  
 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白乃於清中糞下  
 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  
 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  
 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湯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共厲厭者皆亡髮

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奇  
 來去亭六七里有二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  
 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撒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  
 上樓與婦人樓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  
 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  
 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  
 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郡西平到白庚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  
 若章孫也下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燕



曰欲作不潔便獨更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  
望丞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燈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  
火去吏知必有變常用赴然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  
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輝巾結兩足憤冠之密  
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震伯茂持  
被掩足蹠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然視老狸  
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斃人結百餘因於  
此絕伯茂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豨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嶧山  
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

及發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鬼魅世界如此智勇人自不可少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  
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遺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  
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  
大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  
出往赴叔高而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皆  
知也徐勳謂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充

用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沮考台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於於治怪只是一不問不規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奇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下世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在此吉祥馮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感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

威名素著遷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闕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不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未所於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見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子適往候之語次相告以為說鄉人有夢夢與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願

曰光未  
必主此  
考與或  
別有將  
知借以  
解之每

索隱窮神也化雖駐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  
間來侯師正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  
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敬暗願  
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恠白  
光如門別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  
秋節還比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  
族不暇何能致望於西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  
揚乘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  
登三臺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山澤

孝經曰聖人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山立五嶽設  
三食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成子男太小為  
尚書成秩無文王者報功以秩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  
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風俗通

東方奉山詩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曰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潛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

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於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至丑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乞也所乞五載一出者善五歲再墮天道大備嶽者自功者

德黜陟幽明也

考皆精確

四瀆

河出敷皇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渝流互微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注淮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太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入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傅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東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上六百載間有哀索乎

巖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太極權林屬於山海也春秋以麓崩傳

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庶無虞以從禽也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有

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外白遊於九京今

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

也其北陵文王之冢避風雨也殺在弘農灑池縣其語曰東殺西殺灑池亦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廣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其姓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管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上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

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在墟也今故廬居慶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阜也

八里維北芒坡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者與百姓也魯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谷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陽燕有昭餘邠鄭有圃由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有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

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兖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沂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亦在鄂縣非其一藪惟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荆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藪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蛟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公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趙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



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激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也趙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錡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塗數斗且溉且糞長

我穀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池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池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池

風俗通卷十終

萬治三曆仲夏吉旦  
飯田忠兵衛新刊

